

## 快乐家园

## 怀念花椒香

□邢根有

硕的果实。这时候,最重要的农事就是摘花椒。

我的故乡盛产齐椒,家家户户不得不在暑气旺盛的七月至八月就到花椒园里劳作。摘花椒是个考验耐力的精细活儿。尽管花椒树茂密的叶子已为我们遮挡了部分毒辣的阳光,但大部分空间仍然暴露在烈日之下,这些足以使大地变得滚烫,热气从椒农的裤脚向上蔓延。

夏天的田野山林多蚊虫,往往拎着篮子还没有走到目的地,身上就鼓起了几个大包。好不容易到了花椒地,又得要经受蜘蛛和毛毛虫的惊吓。有时候,椒农会在花椒园中燃烧花椒叶驱虫。

夏风拂过,烟雾缭绕,花椒的麻香扑面而来。此刻需更加小心,花椒树一般多刺,每一个枝条上的花椒生长情况不同,有的孤零零一颗挂在刺旁,有的簇拥在一起,水晶葡萄似的长在茂密的叶子和错综复杂的刺下。采摘时要十分注意枝条上的刺,不然一不小心就会被花椒刺“叮”上一口。不到半天,大拇指

和食指就会疼痛酸胀,手背和手臂上也可能布满红色划痕。

摘花椒也是一个集体劳动。若你来渭北,会发现每到摘花椒的时候,家家都很忙碌,也很热闹。这种忙碌、热闹不仅仅限于种花椒树的人家。无论是远房亲戚,还是左邻右舍;无论是同村乡亲,还是故交好友,只要讲好工钱,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帮忙摘花椒,甚至还有拖家带口的。

记忆里,农村妇女摘花椒手脚麻利,一天能摘100多斤。家中有小孩的,也会背上小背篓“上阵”劳作。我曾见过一位农村老人家,她不仅在低矮的花椒树下劳作,竟然还不畏高,坐在晃动的人字梯上、顶着毒辣的阳光采摘一整天。因此,她摘的花椒总是像绿宝石一样饱满。她家男主人是个慢性子,但有耐心,他摘的花椒总是很干净,不带一片枝叶。摘好的花椒一般拿回家称斤论价,一秤秤在雇主手里来回称重,既不缺少两两也不多拿多要。

摘花椒时的饮食简单而独特,但是调料

多半离不开花椒。农人日出而作,日落而归,夏季干活总要赶早,因而早餐吃得简便,主家一般会带几个菜夹馍,备上浓茶。午餐一般在地里吃,主家把热腾腾送到花椒园,再备上调制的蘸料。青辣椒生切,淋上现炸的花椒油,以酱油和盐调和。面皮、凉面软糯糯,蘸上清香麻辣的佐料,简直是舌尖上的盛宴,能够让人一口就忘却盛夏劳作的艰辛。晚餐往往会吃得丰盛些,一般会炒四盘菜,一定有一盘配花椒的肉菜,如辣子炒肉……如果主家爱吃花椒,还会直接炸一盘花椒当菜。

又到一年盛夏,走在村间小道,家家户户平房屋顶上、院子里,甚至马路边都铺满了红彤彤的花椒,好不壮观。微风一吹,清香满鼻。

我又怀念起那个夏天,母亲在花椒园里摘花椒,我站在高处,伸长了手臂。那时的阳光灿烂,微风正好,汗珠从脸颊划过,那是夏天的滋味,是丰收的喜悦,是花椒味、是椒农的希望。



## 往事如烟

□王蓓蕾

上个月,得知要去榆林市参加《陕西工人报》的通讯员培训,赶紧发消息给大学宿舍舍长:“我要去你的城市啦,你在不……”虽然很遗憾,她带娃去旅游不能相见,但对于榆林这座城市,因为是舍长家乡而变得格外亲切和期待。

十年前刚上大学便认识舍长潘璐,土生土长的榆林人,但普通话标准到你完全听不出陕北口音。可能因为母亲是米脂人,她长得特别漂亮,算得上班花,中等个子,头发乌黑,肤如凝脂,明眸皓齿,笑起来很灿烂,性格大方,幽默风趣。

那时候,对于榆林印象不深,只知道地处陕北,距离老家渭南很远。认识舍长后,才知道榆林风沙很大,大到她养成了随时关窗的习惯;那里冬天很冷,冷到她的被褥、衣服都是全宿舍最厚的;那里人很直爽活络,有啥说啥,没那么多弯弯绕绕;那里比较富裕,舍长下课不是在网购,就是在取快递、退货的路上;那里的民歌很好听,她心情好时张口就来,还经常把流行歌和英文歌用陕北方言去唱,很有趣;那里的碗托很好吃,舍长屡次提到想带给我们品尝,但因为保质期短不方便运输,只能凭空去想它的味道……

在大学四年和舍长的接触中,我越来越了解榆林,听懂了越来越多的榆林方言,比如“猴娃娃接”“害不哈”“你拉可来”。毕业后,我们先后见了两次面,线上视频了无数次,经常一搭没一搭地在小群里聊聊天。舍长陆续给我寄过几次榆林的大枣,个大、肉多、味美,但我觉得更甜的是被朋友惦记的感觉。

在前往榆林的火车上,听到有人在说方言,亲切感扑面而来。培训之余,便开始向舍长打听榆林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,她如数家珍说了很多,我才发现榆林的文化底蕴如此深厚,我对它的了解只是九牛一毛。

培训采风环节,在榆林工人文化宫有幸欣赏了“舞蹈世界”电视舞蹈展演录制,参观了榆林市运书店、职工书屋、惠工惠企服务中心等。这样一个集多元服务功能于一体的服务职工平台使我流连。心心念念的陕北民歌博物馆,用真人演唱,实景还原,让人身临其境,倾听“黄土之声”;现代化智慧煤矿曹家滩矿业里处处是新闻,引人不断探索新发现;气势恢宏的镇北台上的每一块砖石,都将款贡城的历史沧桑诉说;峭拔雄伟的红色峡中,摩崖石刻、无数宝窟,使我追古怀远……我还有幸踏足榆林市图书馆、“上海三联书店”,在书海泛舟,来一场心灵之旅;夜游榆林老街,在“六楼骑楼”间感受古城慢生活。

遗憾因为肠胃炎的缘故,没那么多精力去打卡更多地方,也只品尝了羊肉面,带走了些碗托、子州果馅、镇川干炉,但我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次的驼城之旅。

返程途中,收到舍长消息说正在返回榆林的路上,笑着回复“阴差阳错,下次再会啦”。毕业十年,期待下一次来到你的城市,说上一句“好久不见”。

## 与孩子一起成长

□闫博

转眼间,孩子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。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,与其说孩子有所进步,倒不如说是我有所成长。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,我认为自己收获比孩子多。

在引导和教育孩子上,我学会了耐心。孩子就像是一张干净的白纸,需要父母积极耐心教导。有时候,孩子做得不够好,他需要多次尝试才能做好,在这个过程中,我学会了耐心等待。不断鼓励,让他勇于尝试,最终都会看到期待的结果。记得他刚开始学习使用勺子吃饭时,总是吃不到嘴里。看着小手拿着盛着饭的勺子,晃晃悠悠地送到嘴边,眼看就要到嘴边了,饭却撒在了自己身上。一次次、一遍遍,我不断鼓励着,就这样,终于自己吃到了嘴里。

有时候,父母做得不好,甚至是不小心伤害到了孩子,孩子不会责怪,他依然毫无保留地爱着父母。孩子的这种包容心或者大度让我很是触动。他在慢慢地长大,有时候也会犯错,我也学着像孩子那样,错了没关系,知错就改,但是对于孩子要依然充满爱,而不是惩罚。记得孩子一岁那会儿,有一次孩子爸爸锁门的时候,把孩子的手夹在门缝里,爸爸浑然不知,孩子突然哇哇大哭,他也没有反应过来。当我发现问题,赶紧打开门锁并查看孩子的手指,心疼地抱起他,一边安慰孩子一边责怪爸爸,虽然孩子疼得一直在哭,但是他冲着爸爸伸手要抱抱,其实他是在表达他不责怪爸爸,让孩子爸爸既内疚又感动。

对我而言,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。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。孩子在学习妈妈的言行举止,同样,妈妈也在向孩子身上难能可贵的品质和精神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是孩子让我又重新想起那些被遗忘的品质。孩子是上天给我的礼物,是他让我重塑三观,扩充认知,不断学习,共同成长。



记忆里,渭北故乡的夏天好似红霞满天,空气中充满了花椒味。

每年七八月,渭北富平的沟沟畔畔、山山峁峁,当布谷鸟的歌声远去之后,在蝉鸣的喧嚷中,在微风的吹拂里,在烈日的炙烤下,故乡那一排排弯曲粗壮的花椒树便恣意舒展着腰肢,释放出酥麻的香味来……

放眼望去,每棵花椒树火红一片,好似夕阳,又像晚霞。枝枝杆杆已经长满了丰

## 江边寻凉

□吴国民

立秋那天,老天的脸色都没变一下,照样是红红火火大太阳。按民间说法,这叫不顺秋。表明今后一段时间里,依然要接受烈日酷暑的炙烤。果然,立秋已好几天了,除了半天的阴凉,全是盛夏的光景。周末本想好好睡一觉,但想着户外的风,便起了个大早,到江边寻凉。

滨江红绿两色的步道早已满是晨练的人群,以年近高龄的老人居多。我夹杂在其中,听得前面两位中年女性边走边谈论道,奥运会拳击项目女子75公斤级金牌决赛中,我国选手李倩战胜了巴拿马老将贝隆夺得金牌的事儿。在谈到李倩夺冠的感慨时,竟手舞足蹈起来,我立马也有了同感。每次看到国旗升起、国歌奏响时,心情就格外激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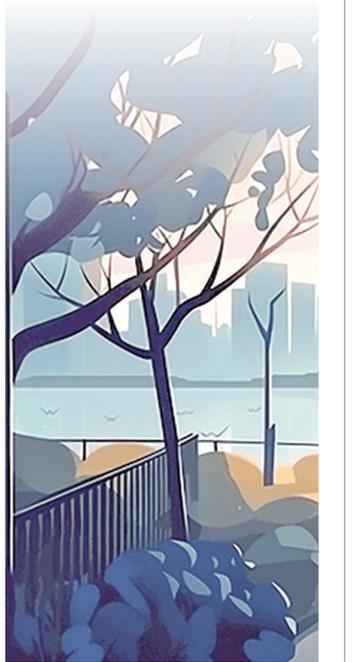
阵阵秋风由西向东拂来,迎风向前,爽快清凉。这种清凉与夏风不同,不再有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的感觉。这时我想起了母亲在世时的话语,早上立了秋,晚上凉悠悠,或许我们感觉不到,但有节气管着的。这秋风不再是热气腾腾地一寸一寸吞噬肌肤时,果然还是节气灵验。

仰望天空,湛湛蓝蓝的,几抹微云浮在天边,轻巧地变幻着姿态。这时初阳染红了江对岸的灌木林,山顶上一排马尾松如威武的士兵守护着一江碧波。江水清且涟漪,静静流淌,不惊不扰,自信而坚定地东进、东进。大桥上,车辆穿梭,碾破路灯的影子,一晃而过。

驻足张望,蓬蒿零星地生长在堤坝的缝隙间,枝条随风摆动,自由自在地独自起舞,又似在相互召唤着。远处飞来的小鸟,从这一蓬飞向另一蓬。我在岸边边走了下来,观赏鸟儿的欢乐。小鸟并不怕人,在我面前蹦来跳去,不时发出悦耳的啾啾声。忽有一只鸟“嗖”地飞过来,叫走了同伴,霎时飞入对岸的林子里去了。

起身往回走,看见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端坐在轮椅上,女儿推着轮椅,老人在一旁说着一件有趣的事儿,还不时拿毛巾为老伴擦擦汗珠,伸手摸摸后背。女儿慢慢地推着车,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,每一步走得都是那么坚强有力而又轻松自如。我想这就是爱的力量,家的力量,如一束火把,温暖如盛夏。

又一阵凉风袭来,一身轻松,不由得想张开双臂,拥抱这人间的美好。



黄昏将近,天边的余晖悄然走进屋内,窗台上几盆花草随着它移动着自己的影子,都斜斜地靠在了东墙上,慢慢地越拉越长。

平静的生活最容易让人留恋这种流淌着的岁月。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时光中疯狂地思考和野蛮地成长,甚至是走向真正的成熟。当然,或许这个表述并不精准,但我确实开始在安静的时间里,反思和琢磨一些成长中的问题。

父母每年都会在夏季回北方住一段时间,一是迫不及待地要远离这火炉般的城市,二是每年都要陪我的祖母生活一段时间。父母如今每年的行程很像是我们儿时的寒暑假,一年两季,冬暑轮回往返着,成了规律。一年又一年,没什么大的变化,唯一有点变化的就是人的记忆和印象。

记忆像一个收拾装纳生活的布袋,最好别轻易回望,只要回望一次,它就装点一次。不知不觉就把生活中无数的片段,通通都压藏进了这无限且又无声的时间黑洞里。然后又有一天突然冒出来,任凭回味和咀嚼。

这日,陪父母驱车返程。半路上,父亲忽然问:“前面的路走得可对?”我说在跟着导航的指引走。父亲隔一会儿又问:“走这个路线是不是会路过石家庄?”我说应该吧。半个小时过去,在车上打盹的父亲忽然醒了,又问:“车子油还够吗?”我和弟弟不由相视一笑。父亲怎么竟如祖母那般,也开始关心起身边这些

## 鼻梁上的呵护

□张彦梅

行在超市与家之间。那段时间,太阳镜帮我阻挡了太多我不愿承受的目光。

不愿在家人面前落泪,有时悲伤的情绪实在绷不住了,就在周末找出门的理由,给家人安顿好孩子,一个人坐公交车从这个终点到那个终点,戴着太阳镜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,安心地静静流泪。车窗外人来人往,车流不息,形形色色的风景从我眼前掠过,没人会在意我哭了。

太阳镜像一个知己,它怜悯我眼里的沧桑与荒芜,那时候如果没有它,我不会有勇气红着眼睛行走在路上。它坐在我的鼻梁上,用墨色的身板儿阻挡目光,任由我泪水肆意涌出,又给我一个窗口,将生命鲜活的气息种在我的瞳孔。

或者去小区对面的土塬上,与骄阳并肩站立,镜片之下,目光无阻,静静地仰望天上的白云。云是天边的一场雪,有时一堆堆,有时一朵朵,有时只在蓝天的胸怀覆上一层薄纱,有时又了无踪迹。

有云无云,天还是那么胸襟宽阔;有云无云,土塬上的野花草和树木还是那么茂盛生长;有云无云,昆虫还是那么自在吟唱。镜片

之外的世界是自由自在的生命,在自然地演绎与发生,亲历着盛开与凋零。

父亲去世一年后,爷爷也去世了,我就这样用自己的方式度过了最悲伤的那三四年。虽然还是会感慨春花纷纷谢场,迎来新夏,秋风会带走落叶,空枝将孤寂地拥抱落雪,已经不再心痛。

你看,阳光也会老,它在我的头顶用温暖代替了滚烫,变得越来越凉。好在我已经学会将阳光的温暖一滴滴塑在起伏的血肉中,拥有一种引导沧桑的光芒。当秋天的最后一抹夕阳落尽,我收起太阳镜,淡定地走进了人群里。当街灯穿透黑暗,万家灯火交相辉映,我的步履有一种坚定。

一次,在一篇文章里看到,刘祁所著的《归潜志》中记载,金末元初,衙门的官员几乎人人佩戴“太阳镜”,其目的不是为遮阳,而是听取供词时不让人看见自己的表情——太阳镜用于遮挡表情,我不禁哑然失笑。

大导演王家卫曾说:“墨镜是太太送给我的爱情信物,我永远都不会摘下。”我想,他的太太是否有如此深意,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保护好眼睛,就是呵护了心灵。

## 外婆的桂花糕

□高晨

她娴熟地把一粒粒圆润雪白的糯米磨成粉,揉成团,优雅地浸一浸水,配上细碎的桂花,袅袅香雾从厨房溢出来。外婆常说:“尝尝外婆做的桂花糕。”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,贪婪地咬着,咽下淡淡的桂花香。丝丝缕缕的黏糯在我唇间缠绵,晕开绵长细腻的清甜,像一朵春日阳光,唤醒我沉睡的味蕾。

我享受地闭上眼睛,外婆的笑声也像桂花一样甜,在我耳旁回荡。抬头看着外婆笑眯眯地望着我,那一刻外婆满眼都是我。“这么爱吃以后教你做吧。”我轻轻点点头,心间洋溢芬芳。童年的美好一如那桂花的甘润、清甜。

时间过得飞快,因为去外地上学,跟随妈妈离开了那个花香四溢的巷子,家中也不再常见明黄的繁星。又是一年年初,回想起外婆脸上挂着暖暖的笑容,俯身背,蹦蹦跳跳出门,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桂花糕,更是想念



外婆。秋虫在绿叶上呢喃,清风掠过桂花树,落得满地金黄。外婆做的桂花糕再也不会尝不到……风轻轻地吹,我站在桂花树下,望着一朵朵小桂花,像儿时一样捧起一束桂花撒向天上。

## 记忆与印象

□于文波

不起眼的小事情了?后面一路,父亲很是沉默,再没有提问,甚至几乎都没怎么说话。

车子到达郑州站,我下车换乘高铁回西安。分别的那一刻同父亲告别,我突然明白,是我们的笑让父亲沉默了。

我把这个事情讲给姐姐听的时候,已哭得泣不成声。可是当我讲给年轻的同事们听时,他们好奇地问我:“叔叔为什么不开心?”这是一个很难给出具体答案的问题,我只能说时间会给你们答案。我依旧很难过,我在父亲沉默的时间里,后知后觉地感受到,年近古稀的父亲像所有不服老的人一样,被他的子女在时间里“卷”成一位孤独的老人了。

我慢慢地漠视了我的父亲。我曾一度以为我一直做得很好,但我还是如同那些倔强的子女一样,正在用珍贵的人生来逐一验证他们曾经对抗父母所犯下的错,直到他们也成为父母。

记忆是要晾晒的生活,印象则纯粹成了记忆的第二体感。我开始观察我的父母、祖母。母亲面对我们开始变得谨小慎微,常常是问候多一些,比如:“今天是否休息?”“午饭吃了什么?”父亲则选择等我们回来多听我们讲一些,话题总是如约而同地再引到他年轻时的一些荣誉。祖母话少很多,近几年添了耳背,知道自己接话总是打岔,话就更少了。

## 亲情一线